

四季故事

SHI JI GU SHI

因为四季中的风风雨雨，因为四季中的花开花落，
人生的意义才会如此丰满绚丽！

朱瑞鸿◎著



序 一

写在小鸿《四季故事》出版之际

朱 晶

女儿长大成人了，但我仍然叫她小鸿。

《四季故事》，她的第一本书，笔涉新闻、电影、电视、戏剧、文学……多年过来，工作之余，她竟有这样的收获，是我没有想到的。“四季故事”这个书名好，不仅巧妙透露出书中内容的多姿多彩，而且也可让人推想作者写作历程的阴晴冷暖。回顾一下，女儿择业及兴趣或许受点家庭的影响，然而她知识的积累，作为父亲的我到底对她有过多少帮助？心中实在惭愧。

她是自己“闯”出来的。

她上大学，就是自己跑到哈尔滨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学校，所学专业正是我的“短板”——戏剧。在这个我最生疏、未敢置喙的领域，她开启了自己的艺术思维，从而很快在知识观念上超越了我。

从念书到工作，小鸿保持了强烈的求知欲。她的文学阅读量、影视观片量相当大，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与前卫相衔接、相交融的现代意识。2011年，山东电视艺术家协会一位友人邀我去济南参加一个纪录片学术会议。在撰写讲稿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小鸿关于纪录片的研读笔记，她还给我推荐了一批中外纪录片经典，开阔了我的眼界和思路，于是便有了我们合作的论文《“纪录价值”三题》。

倾心于文学艺术的探求者，应当怀有一颗永不安分的心灵。小鸿具备

类似的素质。她为人善良，富有爱心，感觉敏锐，兴趣广泛，乐于尝试各种体裁的写作。大学读书期间，就参加电视节目策划、编导和影视的拍摄活动；毕业后到新闻界，娱乐人物、文化活动的采访成了她的强项，锻炼了她的交流和写作能力；担任期刊编辑工作后，更是写出了几部有特色的剧本和小说。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个是中篇小说《盛宠时代之鸡飞狗跳》，一个是电影剧本《孝心不能等待》。前者以身边的小鸡小狗为题材，笔调幽默潇洒，颇含先锋意味，动物的灵性、人的温情，被描写得活灵活现；后者取材于一部孝敬、怀念母亲的真实日记，此书在网上和读者中广受关注和推崇。小鸿得到了作者的改编授权，几次到沈阳、重庆实地采访，抓住感恩母爱这个深得人心的主题，写得洗练而动情。剧本申报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应说已比较成熟。让人遗憾的是，最终投拍搁浅。还须提及的，是她的电视文案写作，不仅文字活泼清新，而且蕴含着对近期影视现象的透辟观察。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写作，属“游于艺”，但它离不开“道”、“德”、“仁”，应力求达到“文质彬彬”的境地。即使是业余爱好，写作也可能成为人们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途径。对于小鸿今后的写作，我有两点建议：一是文体类型上应更集中些。先前的各种尝试，似乎与专业经历有关，是初学练笔，是基本功的磨炼，未来应更着力于某个类别或侧面，例如影视剧本的写作。二是在语言文字的学习、运用和积累上要下更大的工夫。小鸿的语言文字运用，已基本达到灵活自如的程度，但素养还不够深厚。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语言文字书写能力，是一切文化创造的基础。学习语言文字是一辈子的事，特别是必须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和钻研方面付出更多的辛苦，才可能进入写作的新境界。

学无止境，写作无止境，小鸿，愿你继续努力，加油啊！

2014年12月20日于长春湖西路

序 二

人生四季 笔墨升华

韩欣欣

2014 年的年末，我接到了本书作者朱瑞鸿女士的邀请，为她的新书写序。我心怀忐忑，又感谢作者对我的信任。朱瑞鸿女士是我的大学老师，我敬佩朱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欣赏朱老师真诚质朴的为人。

我兴奋地拿到了这本《四季故事》的书稿，就如同一个贪馋的小孩，得到了一大盒精致的糖果，爱不释手。细细读完整本书，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是我所看过的最特别、最丰富、最任性的一本作品集。书中囊括了小说、随笔、人物速写、电视文案、戏剧评论、电影剧本等诸多门类作品。其中，不仅记录了作者真挚的人生感悟，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还有作者心中最深沉、最细腻的心灵秘密。

《四季故事》是朱老师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我知道这虽然不是她梦想的全部，但也闪烁着她梦中的星光。

朱老师曾与我笑谈，她还在童年时代，就曾经像个小大人儿一样说：“我打死不当记者，饿死也不做老师。”多年之后，她成为一名文化记者。采访、报道，一切从头开始，那是从未学习过新闻的朱老师，最煎熬的一段岁月。摸爬滚打后，朱老师的新闻报道在同行和读者中，还是有口碑的。辛勤的汗水没有白白付出，2002 年，朱老师获得了“首届长春市优秀青年新闻工作者”的称号。在曾经未知的领域，朱老师终于凭借她的努力与勤奋，开

辟出一条道路。本书中收录的《章含之的风雨人生》《北野武，他是自己的支柱》《编剧盛和煜笑谈寂寞〈夜宴〉的是是非非》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世事难料，30岁时，朱老师不但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记者，还在大学开始了一段教师生涯。

至今我还记得，一个下午，教务处主任推开教室门，带进来教我们影视鉴赏的朱老师，她黑色的风衣，黑色的牛仔裤，手提着黑色的休闲包。我这个被“艺术细菌”感染了多年的小朋友顿时眼前一亮。朱老师的第一节课为我们讲解的影片是黑泽明的《罗生门》，那是我今生看过次数最多，当时最看不懂的一部电影，如今却成了我最爱的电影之一。

事实证明，我当初的直觉是对的，这位简约不简单的“黑衣老师”在教学生涯中，拨亮了很多学生的心灯，让一些未经世事的孩子们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是朱老师教的第一届学生，我下两届的编导生，她也都教过。朱老师曾带领学生们拍短片，自己花钱组织学生去残疾学校搞联谊活动，这些社会实践为很多学生日后热心公益、谋求工作奠定了基础。学生时代，我印象最深的是午休时间，朱老师常常被学生们留在教室里吃着方便面聊艺术谈人生。她很有耐心，从不厌烦，就像一位温柔的妈妈。本书中，《“纪录价值”三题》与《影视鉴赏和影片分析写作》两篇文章，就是朱老师总结了那一时期的教学笔记，结合实际教学经验撰写的。

现实生活是朱老师文学创作的基石，小说《盛宠时代之鸡飞狗跳》就是由她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小事写起，穿插讲述了小动物不同命运的故事，作品流露出作者心系众生，同体大悲的情感世界。随笔《重逢之时》文字很短，但意味深长。人生有很多得到与失去，相聚与分离，或许一阵风就会带来深深的思念与离愁。

品读朱老师的作品，总有几分亲切感，因为那些文字表达着她丰富的情感世界。书中收入的电影剧本《风雪有情天》讲述的是一位母亲用爱救赎自己染上毒瘾的儿子，并关爱社会的故事。改编自同名日记集的《孝心不能等待》，是一部关于孝道、母爱的电影剧本。在改编剧本《孝心不能等待》时，朱老师的母亲去世才半年，离别的伤感还没能平复，朱老师对原著作者失去母亲的心痛感同身受。日记体例的作品改编难度很大，并且朱老师

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一个月，几次到沈阳、重庆实地采访，体力严重透支引起肠道炎症，至今仍留着“病根儿”。后来，《孝心不能等待》的剧本通过了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核，立项了，却终未能投拍。

四季总是变换着、轮回着，一些故事会结束，还有一些故事才刚刚开始。

2015 年 1 月 1 日

目 录

序 一

写在小鸿《四季故事》出版之际	朱 晶 1
----------------------	-------

序 二

人生四季 笔墨升华	韩欣欣 3
-----------------	-------

随 笔

爷爷、爸爸和我	2
爷爷和我家的住房	3
重逢之时	6
大年三十	7

人物速写

刘国权：不应被遗忘的导演艺术家	12
赵心水和《冰山上的来客》那些往事	24
电影《创业》与作家张天民	39
章含之的风雨人生	42
听“杨子荣”讲述“林海雪原”的故事	57

电视剧《林海雪原》的幕后故事	63
编剧盛和煜笑谈寂寞《夜宴》的是是非非	67
北野武：他是自己的支柱	72

小 说

月黑风高夜	76
游 戏	77
蓝色火焰	78
盛宠时代之鸡飞狗跳	80

评 论

“纪录价值”三题	136
影视鉴赏和影片分析写作	151
自在吟咏 道法自然	158
王长元作品评论三篇	171
张克申：独步天香 墨韵透纸	177
七彩世界 自在含笑	180
《信义兄弟》：“接力还薪”的道德力量	184
当代农民新的精神风采 ——电视剧连续剧《永远的田野》观后	186
破解《达芬奇密码》	188

电视文案

电视节目策划文案	192
中国电影，后浪汹涌	197
关注电影技术变革，畅谈 3D 电影	201
中国电影新力量	209
一档推介电影的电视节目文案：《天水围的夜与雾》	213

戏剧论谈

史航：寻找观众的剧作者

——关于舞台剧《我的老婆叫嫦娥》的谈论 222

陈晓峰：我们都站在十字路口 232

人，可以逃脱罪与罚吗？

——读萨特剧本《禁闭》 238

电影剧本

孝心不能等待 244

风雪有情天 308

后 记 374

随 笔



爷爷、爸爸和我

从小我就常常跟在爷爷身边看他在摄影棚导戏，在剪辑室、录音棚做后期，甚至去北京送审影片。虽然爷爷从未对我讲过什么大道理，但他严谨认真、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可以说深深地影响了我。崔永元在《电影传奇》里说，新中国拍片最多的导演是朱文顺……更加印证了爷爷沉默而勤奋的一生。

曾有人善意地批评爷爷“听话”，说他不会见风使舵，所以“长影”（即长春电影制片厂）有些没人拍的剧本才会安排到爷爷的手中。即使这样，爷爷一生没拍过一部赔钱的电影，还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像王晓棠、王心刚，他们的银幕处女作和明星之路，都是从爷爷导演的影片开始的。至今热度未减的谍战戏，爷爷在 20 世纪中叶就开一代新风，他导演的反特电影《古刹钟声》《神秘的旅伴》《寂静的山林》，让当时的观众在感受革命斗争的惊险之时，也领略到电影艺术的魅力。

爷爷一生经历了日寇侵略东北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的建设时期、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他从影五十余年，执导拍摄电影 33 部，电视连续剧两部，电视单本剧五部 13 集。爷爷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惧各种艰难险阻，一直活跃在影视艺术的创作领域。我奶奶吴鸿圭从公司打字员，“伪满映”（即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的演员到新中国长影的工会主席，和爷爷携手穿越着时代的风雨，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爷爷奶奶有四个儿子，我爸爸是长子，受爷爷熏陶，爸爸小时候喜欢画画，曾打算考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可惜那年摄影系没招生，爸爸便走上了文学之路。

爸爸自称是老编辑，同时还是一位勤奋的作者。他写影视评论，写文学评论，写美术评论……在跨界的编辑、评论生涯中，父亲一直边写边学。

而今，他年逾七旬却从未懈怠，并发现和扶植了许多文艺人才。

对于爸爸，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伏案写作于昏黄的台灯光晕中那宽厚的背影，这个画面从我记事起，就已经定格于我的记忆深处。爸爸取得的任何成就，和妈妈徐文的默默支持、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妈妈曾是排球运动员，后来成为教师。她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勤俭持家。

我做记者四处采访的时候，总有我不认识的叔叔或阿姨微笑着问我：“你是朱晶的女儿吧？”看来，我和老爸很像。更像的是，爸爸喜欢书，我也是。爸爸最爱逛书店，我从小就跟着，这种耳濡目染，让我也在文化艺术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和生存方式。我当过电视编导，走过报社记者生涯，在大学任过课，就职于杂志社当编辑，在不同职业角色的转换中历练成长。

爷爷、爸爸和我，艺术精神一脉相承，我们心怀敬畏，心系众生。

爷爷和我家的住房

从记事起，我和父母就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听家里人讲，从建立新中国至今，我们家一共搬了六次。每次迁居，都与爷爷际遇的改变和生活的变迁相关。

我爷爷自“伪满映”时就从事电影导演工作，在长影干了一辈子，拍了33部影片和多部电视剧。他是对我人生选择影响最大的人。1949年3月，东北大学社科系的短期学习，开启了爷爷新的革命人生，即使在“文革”中被打成所谓“反动权威”、“汉奸文人”，被关进“牛棚”，下放“插队落户”，他也始终没有怀疑、动摇甘做一名党的电影工作者的信念，直到他1980年6月2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他1995年4月15日病逝。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充满生机，到了“东影”（即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的爷爷从哈尔滨接来奶奶、我爸爸和二叔之后，家安顿在长影一宿舍。这座现在已经消失的大白楼，原是日本陆军医院，被改建成长影职工的集体宿舍。据说，那时从一宿舍到红旗街，人迹稀少，夜

间常有枪声。所以，大楼有战士守卫，楼内有食堂、澡堂、理发室、小卖部等自足设施。

抗美援朝胜利后，电影厂为了安顿主创人员，安排爷爷和家人搬到了红旗街的“技师楼”。这是两室一厨的新房。副厂长苏云家，北京回来的演员浦克、摄影师王启民和他爱人——演员白玫都住在这儿。我家楼上就是后来演电影《小兵张嘎》中胖翻译官的王澍。20世纪60年代初，长影厂又在一宿舍后面盖起两栋供高级知识分子住的小楼——九宿舍，爷爷也有幸带全家住了进来。这房子，一栋四家，独门独户，三室一厨，全铺着油亮的红地板；木质楼梯建在室外，至今家里还有一张爷爷微笑着坐在院子里葡萄架下的照片。此时爷爷的电影创作进入丰产、成熟期。可好景不长，“文革”袭来，爷爷不但被抄家，房子内又挤进来一家人，说是向“反动权威”挑战，但后来两家人倒相处得挺好。不久，惩罚升级，爷爷又被指令搬到多福胡同的一间小平房，在这儿，爷爷奶奶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长影老工人后代做养子；后来我爸爸认识了妈妈。妈妈作为没过门儿的儿媳，第一次看到自己未来的公婆，是他们在卡车上挂着大牌子游街的时候。

1964年后，爷爷有近十年的时间远离他热爱的电影事业。1972年9月，爷爷奶奶从东丰县插队两年多回来，又入住了长影一宿舍。楼内景象大变，长长的走廊串着对应布局的一家一户，到处堆满了箱子、杂物，拥挤、昏暗、聒噪，锅碗瓢盆交响……一宿舍虽然早已拆掉并新建了楼宇，但几代长影人对它都有着切身的记忆。至今，我有时还会回想起一宿舍那长长的昏暗的走廊，和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仿佛还能闻到一宿舍里那特有的陈年霉味儿，和刚刚出锅饭菜油烟的混合味道。

襁褓中的我，回到长春的家就已经是再次搬回的一宿舍。那时，妈妈先从外地调回长春，和爷爷、奶奶，还有姑奶挤在一间不大的房间中，搭上了双层床。虽然空间狭小，但毕竟一家人团圆了。很快，“文革”结束后，插队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厂里只好增盖新房，爷爷又领着我们搬到了离一宿舍不远的四宿舍红砖房。

新家有两居室，爷爷奶奶一间，爸爸妈妈带着我住一间，我高兴地在新家雪白的墙壁上挥笔画了一堆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结果差点儿挨了妈妈一顿揍。在这里，我度过了孤独又不乏快乐的童年。爷爷经常出外景拍戏，

奶奶、爸爸、妈妈都忙于工作，弟弟就由姥姥、姥爷带。我只能上长托幼儿园。可能是缺钙，只要回家，我就会常常偷偷地抠掉我住的屋子角落的墙皮吃。现在已经不记得墙皮是什么味道了，当时只是感到那是一所非常“美味”的房子，甚至暗暗担心这所房子会被我吃光。

没等我把家里住的房子吃光，爷爷落实政策了，我们家分到了一套更大的新房。这是在文化部的资助下，1980年长影在西门的湖西路口，盖起的一座四层绿白相间的“百米楼”。它又叫“高级知识分子”楼，简称“高知楼”——五室一厅，家家设有电话和定时供应的热水，这在80年代初堪称“豪宅”了。那时，爷爷仍在拍摄影片和新兴起的电视剧，爷爷拍戏剧组的一些演员，像庞敏、吕晓禾、陈烨等，也常到家里来做客。

一下子宽敞了的家里又多出了一直寄养在姥姥、姥爷家的弟弟，他该上学了，并且和我上同一所小学。由于这栋楼里住的都是长影资深的老艺术家，爷爷奶奶告诉我和弟弟要从小讲礼貌，见到大人要打招呼，所以，我和弟弟见到邻居基本上都要以“爷爷”或“奶奶”相称。家里家外的“爷爷奶奶”在“高知楼”里，相继退离了工作的岗位，或离开这座城市，甚至离开了人世。

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至今还时不时地播放爷爷拍摄的电影，包括做爱国主义电影展播时，爷爷拍摄的影片也会位列其中。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那段日子，爷爷拍摄的电影又被播出了，之后还有《流金岁月》的访谈。爷爷已经故去二十年了，但他留给我们对党和电影事业的忠诚、对人生际遇变迁宠辱不惊的精神财富，供我们长久享用。

在“高知楼”，爷爷奶奶度过了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光；长大成人的弟弟早已在外地结婚定居；妈妈去世时，灵车特意在这里路过作为告别。现在，我和爸爸已另有居所，而爸爸每天都要来到这所往墙上钉钉子都费劲的老房子。据说，它将要被拆迁。

重逢之时

妈妈年轻时参加排球队的队友杨姨突然打来电话，那是2012年的春节前。虽然很久没有联系了，她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想请爸爸帮忙。杨姨的家在白山市，她想在长春找个房子租住，最好是挨着肿瘤医院，因为她的儿子小胖得了脑胶质瘤，要来长春做化疗。我和爸爸商量后，请杨姨和小胖到我家老房子免费来住。相信如果妈妈在世，也一定会如此安排。爸爸还特意去交了水电煤气等费用，又为他们新买了脸盆、拖鞋等日用品。

妈妈在世时，杨姨来过老房子做客。这次她带着儿子小胖再来，神情憔悴，强颜欢笑。他们母子在我家老房子安顿下来。小胖一点儿也不胖，二十多岁，面色苍白而虚弱。

我在老房子马路对面的饭店为杨姨和小胖接风。站在痛苦之外规劝受苦的人，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我和爸爸都尽量在找一些轻松的话题聊着。杨姨也想聊轻松的话题，可总忍不住提起和我妈妈她们年轻时的往事，小胖则沉默寡言。

之后，去老房子给杨姨母子送东西时，家里没人。老房子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摆放妈妈照片的柜子上被擦得一尘不染。

春节时，杨姨回白山了，小胖刚结婚一年的爱人来长春陪他去肿瘤医院化疗，听他们说，他们在这里过年，看到了最美丽的焰火……

化疗结束后，小胖和他的爱人也回白山了。

不断理解着作家纪德曾说的——要时时刻刻保持对死的恳切，重要的不是死亡这两个字，而是恳切。

我在网上看到重庆有个孩子治疗脑胶质瘤不但有好转，甚至有痊愈的可能，马上记下报道中的求医要点，很快打通了杨姨白山家里的电话。

电话那一端的杨姨平静地说：“谢谢，小胖今年春节前已经走了……”

想起小胖说过，最美丽的焰火曾在他的生命中盛放过，我不禁悲欣交集。

电视里播出着南方工厂爆炸的最新进展，手机里跳出埃博拉病毒横行非洲的消息，微信群里仍在议论失联飞机何时能被找到……

在小狗乐乐叫声的指引下，我的注意力瞬间被阳台门角落的小木条深深抓住。

这个小木条原来在我住过的老房子里，收拾物品准备搬入新居时，我随手要把它扔掉。那时妈妈病得脚步踉跄，却毫不犹豫地把它“救”下，还稀罕地把小木条揣进自己的兜里。

窗户被风吹得即将猛烈关上，我忙用手挡住。

我放下手机，捡起小木条，下意识地把它放在窗户的凹槽上，正好。

窗户不会再被风吹得猛然关上了。

站在窗前，我尽情地感受着妈妈带给我的夏日清凉。

小狗乐乐用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

午后的清风将纱窗帘吹起，轻抚我的脸，像妈妈慈爱的手。

也许没有痛苦和悲伤的人生，也谈不上幸福，像硬币的两面。

所有的生命都是息息相关啊，身处这世界“无量之网”中的我们：爸爸、妈妈、杨姨、小胖夫妇……小狗乐乐，还有那南半球在某处正振翅的蝴蝶……所有的生灵，是否如那句诗：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大年三十

在一个盛产香瓜的北方小镇，曾经有很多年的大年三十那一天，小镇的人们在火车站，都会看到有位微微驼背的老者在那里从清晨等到天黑。然后在隆隆的热闹鞭炮声中，他踏着厚厚的积雪，拖着长长的影子，一步

一回头地离开。这位老者，就是我的大爷。

大爷是我爷爷唯一的兄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比爷爷还沉默的威严老头。我记得他皮肤黑红、短发花白，眼睛很有神。由于长年靠背行李包出大力养家糊口，所以在岁月流逝中，他的背渐渐不知不觉地变弯了，但一大家人的温饱生活，却是由他不遗余力地扛起来的。

从我记事起，每次来我家，大爷都会带来一大麻袋散发着诱人香甜味道的香瓜。我很喜欢吃香瓜，所以也喜欢大爷来我家，但我有些怕他，因为我听说大爷家住的地方有蛇。无论是在他家的房前屋后还是田间地头，只要蛇一看到大爷，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若在夏天，大爷会把那动不了的蛇系到腰间或揣入怀里凉快凉快，所以我很怕大爷的衣服里会突然探出一个吐着信子的蛇头，虽然这样的场面我从未见到过，但仍在每次见到大爷时，都会绕着他去取个个都甜的香瓜吃——毒蛇都怕的大爷，我有什么理由不怕呢？

大爷每次来我家都很拘谨，不说话不活动也不抽他那不离手的旱烟袋，如果没有人和他说话他就一直静静地坐着。爷爷奶奶陪他聊天，他说的话都短得不能再短了，并且总会说：“呜，还那样……你们忙去吧。”爷爷奶奶跟大爷说别客气，就在房间里抽他的旱烟袋好了，大爷虽然答应着，但谁都能看出来他在克制着自己的烟瘾。那时，只有提到远在北京已经娶妻生子的三叔，大爷的脸上才会泛起丝丝慈笑，关切而认真地听着爷爷奶奶说的三叔近况。

三叔小的时候过继给大爷大奶家几年，大爷大奶有了自己的孩子后，爷爷奶奶就打算把已到上学年龄的三叔接回城里读书，爷爷专程去大爷家接三叔回家。大爷大奶家最好的伙食和很多蜜糖般的香瓜，让三叔像小牛犊一样的结实和不驯顺，他拼命挣扎出爷爷的怀抱，号啕大哭、四处逃躲，爷爷只好独自一人铩羽而归。但三叔的坚定表现让大爷大奶很欣慰。

不甘失败的爷爷又把总是笑呵呵，已经上了小学的二叔带到大爷家做客。在爷爷向大爷大奶表示感谢的时候，三叔和二叔正在乡间土路上兴高采烈地野跑撒欢地玩儿。玩儿累了休息的时候，两个少年坐在土墙头，三叔嘴里含着二叔从城里带来的美味糖果，他们交流着城里和小镇孩子的不同玩具和游戏。最后，三叔决定自己亲自去城里看看，然后再回来。